

第四章 內容外在論與先驗的自我知識

在上一章我們討論了外在論與自我知識是否相容的表面問題，並討論了博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博之的解決之道，是指出我們對自己的思想內容具有自我指涉與自我證實的基本自我知識，並顯示出表面問題來自於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要嘛是採取了笛卡兒式的立場，要嘛是轉換了一個第三人稱的觀點，去設想思考者為何有理由認知自己的思想為何。只要我們放棄這樣的觀點，我們自然不會要求思想者要能知道所有使自己的思想成為可能的成立條件，才有理由做出權威性的自我歸屬。

然而，某些不相容論者從另一個角度，對博之的相容論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們的著眼點在於自我知識的認知地位。哲學上有一個一般的看法認為，自我知識相對於他心知識與世界知識，具有特殊的認知地位，而這種特殊性可以由兩種知識的不同認知方式來說明。下面是一個簡單的區分。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通常要依賴經驗的觀察或者根據經驗的推論；由於世界知識的證成(justification)依賴我們其他的經驗觀察與推論，所以它的認知地位是經驗性的。類似的，我們對他人心理狀態的知識也是如此。然而，關於我們自己的心理狀態，我們一般不需要透過經驗或推論的方式得知；我們不需要透過經驗或經驗性的推論，才有理由說自己有什麼心理狀態，所以自我知識的認知地位是先驗的(a priori)²⁶。相對於其他兩種知識，我們對自己的心理狀態具有特殊的認知管道(privileged access)，因而我們的自我知識具有其他兩種知識所沒有的特殊（先驗）認知地位。我們或可稱這種主張為「特殊管道原理」(Principle of Privileged Access)。

某些哲學家，例如麥肯錫(Michael McKinsey)與布朗(Jessica Brown)將自我知識的觀點理解為特殊管道原理，並論證說外在論與特殊管道原理無法相容。他們的論證形式大致如下：

²⁶ 以下我們將保持『不需要透過經驗或推論而獲得證成的認知方式』來理解「先驗（證成）」與「先驗知識」等用語。實際上，博之對先驗與後驗知識兩者的區分，有更為細緻的看法。見 Burge, T., 'Content Preservatio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102, No. 4. (Oct., 1993), pp. 457-488.不過為避免討論過於複雜而失焦，我們暫且以『是否獨立經驗而獲得證成』的一般說法，來區別先驗知識與經驗知識。

- A. 按照特殊管道原理，我們對自己的心理內容有先驗的知識。
- B. 有可信的理由顯示出，如果博之的內容外在論為真，我們有可能對外在世界具有先驗的知識。
- C. 關於外在世界，我們通常具有經驗性的知識，而不會有先驗的知識。

結論：因此要嘛是外在論為假，要嘛是我們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沒有先驗的知識。

前提 A 與 C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爭議²⁷，我們或可暫且接受；關鍵在於博之是否會接受前提 B。如果不相容論者能夠可信地顯示出前提 B 為真，那麼這個論證就會是健全的(sound)，可以導出不相容論的結果。由麥肯錫(1991)所提出的論證，引發了對此問題的一系列討論，包括布魯克納(Anthony Brueckner)、布朗、泰伊(Michael Tye)以及麥克勞夫林(Brian McLaughlin)等人的交互辯論。以下我們要依序討論麥肯錫與布朗導出前提(2)的論證，並試著以布魯克納、泰與麥可勞夫林的回應為博之提出辯護。



第一節 麥肯錫的不相容論證

麥肯錫(Michael McKinsey)將權威性自我知識理解為，我們以一種有別於他人的方式，認識到自己心理狀態以及其內容。對他來說，這是指我們「光用想的」就能知道自己在想什麼²⁸。他將自我知識的觀念理解為特殊管道原理(principle of privileged access)：一個人有可能獲得關於其命題態度的先驗知識；而所謂先驗知識就是獨立於經驗方法而獲得的知識²⁹。

麥肯錫認為，特殊管道原理是不容否認的，但是某些關於語言哲學的論證—

²⁷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博之認為自我知識中的基本自我知識的認知地位，與一般的經驗知識不同，也和大多數不基於第一人稱觀點而獲得證成的先驗知識不同。見 Burge, T.(1988), 'Individu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 p.124. 然而，根據博之對基本自我知識的看法，以及我們目前理解「先驗」一詞的意思，博之應該可以接受命題 A。至於接受命題 C 為何會有爭議，請見下面第二節的討論。

²⁸ McKinsey, M. (1991), 'Anti-Individualism and Privileged Access',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p.175. 以下簡稱'AIPA'。

²⁹ *Ibid.*

例如帕特南與博之所提出的外在論一似乎否認說有特殊管道這回事。他認為帕特南與博之兩人的外在論立場與論證基本上是一致的，並且認為博之贊同帕特南對廣義\狹義心理狀態的區分，主張說像『O 相信水是濕的』這樣的信念，是所謂的廣義心理狀態。這是指 O 的信念「預設」或「奠基於」(depend upon)O 與其他人或者外在環境所發生的關係。(AIPA, p.176)麥肯錫認為，一般來說，博之會承認命題(B)：

(B)某些以命題態度語句（如「O 認為水是濕的」）歸屬（給主體）的中性認知狀態，必然根據或預設了（被歸屬此狀態的）主體之外的事物存在。並且認為命題(B)本身似乎與特許管道原理有著衝突，因為「(B)蘊含說，有時候，無論一個人是否處於一個認知狀態，此狀態都是由此人只能以經驗方式得知的事實所決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中，此人因而無法先驗地知道說他處於這種認知狀態。」(Ibid.)

麥肯錫所指出的衝突，就是我們上一章所提到的表面衝突。然而麥肯錫認為博之在〈個體論與自我知識〉³⁰中為此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非但沒有解決問題，還坐實了這個衝突。他認為，博之要論證自我知識與外在論是相容的，就是要為下列三個命題的一致性進行辯護：

- (1). O 先驗地知道他在想水是濕的。
- (2). 命題『O 在想水是濕的』，必然根據(necessarily depends upon)E。(命題 E 是所謂的「外在命題」；O 在想水是濕的這樣的思想由於預設了命題 E 而成為廣義的心理狀態)
- (3). 命題 E 無法被先驗地知道，而只能以經驗調查得知。(AIPA, p.178)

麥肯錫指出，命題(1)-(3)是否一致，要取決於命題(2)中的「必然根據」一語是什麼意思。如果「必然根據」一語指得是形上學的必然性，也就是說『O 在想水是濕的』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涵衍某個外在命題 E，那麼命題 1-3 會是一致的³¹。然而，這樣的詮釋和主要的議題無關，因為如果給定一些物質論(materialism)的

³⁰ Burge, T. (1988), 'Individu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³¹ 一個先驗可知的命題，可以必然涵衍一個後驗得知的命題。例如，O 可以先驗地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而 O 的存在必然涵衍（依賴）他母親的存在，但 O 只能後驗地知道他的母親存在。麥肯錫的這個論證與此類似。

假設，那麼一個人無論在想什麼都會預設他之外的其他人或其他東西的存在，他的所有思想可以說都是廣義的。例如克里奇(Saul Kripke)認為一個人的雙親的存在對於其存在來說是必然的³²。按照這個假設，如果 O 存在，必然奠基於他母親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下，不管 O 在想什麼，都可以說「預設」其他人的存在，因而都是廣義的心理狀態。麥肯錫認為，如此雖然會讓命題(1)-(3)一致，但這種必然涵衍關係顯然不會是普特南與博之心目中認為『O 在想水是濕的』是廣義心理狀態的理由。(AIPA, pp.180-181)

麥肯錫認為，要說一個人所處某一狀態是廣義的，不是要像上述說一個人的本質性質是如何如何，而是要去說一些像「x 正在想說水是濕的」這個陳述所要表達的性質或概念為何。以此，麥肯錫將上述「必然根據」一語詮釋為概念上的蘊含關係(conceptually imply)：p 概念上蘊含 q 是說，存在一個從 p 推導至 q 的正確演繹，此演繹之前提，除了 p 之外，都是先驗可知的必然或者概念真理，而每一個演繹步驟都是透過某一個自然演繹法之適切系統中的自明推論規則而來。(Ibid.)同時，他根據普特南對於廣義狀態與狹義狀態的區分，將所謂的「廣義狀態」詮釋為「外在事物之存在能夠由此狀態演繹(deduce)而來」³³的狀態(AIPA, p.181)。在這樣的詮釋下，麥肯錫提議說，博之的外在論命題(B)應該要改成(B')：

(B') 某些透過命題態度語句（如「O 認為水是濕的」）所歸屬的中性認知狀態，在概念上蘊含了（被歸屬此狀態的）主體之外的事物存在。

若此，前提(2)也要改成(2b)：

(2b) 命題『O 在想水是濕的』，概念上蘊含 E。

然而這樣一改，前提(1)、(2b)與(3)就不一致了。因為，根據前提(1)：『一個人能夠先驗地知道自己處於一心理狀態中』，且根據前提(2b)：『此狀態概念上蘊含關於外在事物之存在的命題』，結合兩者可以推論出一個人能夠先驗地知道外在事物的存在這個結果；但是命題(3)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先驗地知道外在世界的命題。麥肯錫因此結論說，博之的外在論與特許管道原理是不相容的。(AIPA, pp.182-183)

³² 見 Kripke, S.(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12-113

³³ 嚴格來說，心理狀態與外在事物之存在，不會有演繹的關係。麥肯錫此語應該要被理解為『從一主體 x 具有此心理狀態，能夠推衍出外在事物的存在』，會比較恰當。

第二節 布魯克納替博之的辯護

麥肯錫的論證合理嗎？筆者認為麥肯錫在很多地方都誤解了博之的主張，因此他的批評並不合理。不過，在替博之辯護之前，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布魯克納(Anthony Brueckner)的對麥肯錫的回應³⁴。布魯克納對麥肯錫的論證提出這樣的批評：麥肯錫的論證建立在他想要將上述的(1)、(2b)與(3)三個命題歸屬給博之，而這樣的歸屬並不完全合理。尤其博之不會接受前提(2b)³⁵。

博之是否接受前提(2b)，要看我們怎麼詮釋「必然地根據」一語以及指出外在命題 E 為何。布魯克納指出，對博之而言，『一個人 O 在想水是濕的這個事實必然地根據 E』這個命題，是這個意思：思想實驗證實了，如果保持 O 的種種個體條件，並假設 O 是住在存在有 XYZ 的雙生地球上、而非有 H₂O 的地球上，那麼 O 的思想會與實際的情況有所不同。思想實驗顯示出個體心理狀態與可能的環境因素之間的依賴關係，我們可以說這種依賴關係是必然的（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成立）。(WAKA, p.199)

外在命題 E 的內容為何呢？麥肯錫沒有明說，不過布魯克納推測他所謂的外在命題會是一個描述外在的、決定內容的命題 E1：『O 住在一個有 H₂O 而沒有 XYZ 的環境中』。如果麥肯錫將前提(2)解讀為(2b)：『命題『O 正在想水是濕的』概念上蘊含 E』，而且將 E 解讀為 E1，那麼從前提(1)與(2b)可以導出說『O 可以先驗地知道他住在一個有 H₂O、沒有 XYZ 的世界中』；這樣的結論顯然是假的；如果博之的外在論能導出這樣的結果，那麼這種對心理內容的說法就是不可信的。不過根據布魯克納對於「必然根據」一語的釐清，我們可以看出(2b)是不能歸屬給博之的。博之可以接受的是，如果 O 住在雙生地球中，他不會具有水的

³⁴ Brueckner, A. (1992), "What an Anti-Individualist Knows A Priori",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以下簡稱'WAKA'

³⁵ 布魯克納認為，否定命題(3)不一定是不可信的(WAKA, p.204)。接不接受命題(3)，關乎到一個能夠對抗世界知識懷疑論的超驗論證(transcendental argument)是否可能的問題。博之提到，普特南、布魯克納等人皆認為，接受外在論加上接受權威性自我知識，就能讓我們有一個超驗論證來對抗懷疑論；但是他並不認為接受兩者就能得出對付懷疑論的簡單論證。見 Burge, T. (1988), 'Individu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p.118, 注 6。

思想。而博之可以否認說，如果 O 先驗地知道他認為水是濕的，那麼他可以先驗地知道他住在一個有 H₂O、沒有 XYZ 的世界中；更可以否認說，每個 O 認為水是濕的可能世界，都是一個有 H₂O 的世界。(WAKA, p.200)

筆者認為，我們還有其他的理由來說明麥肯錫的論證是不合法的。麥肯錫會將論證中「必然根據」一語詮釋為「概念上蘊含」，部分是因為他認為博之和普特南都主張了狹義\廣義心理狀態的區分，並根據對普特南的說法，將廣義心理狀態詮釋為可「演繹出」外在事物之存在的狀態。然而，從第二章關於博之對狹義\廣義心理狀態這一區分的評論³⁶來看，博之事實上修正了「廣義心理狀態預設外在事物」的「預設」之意。博之主張的是一種「個別化帶來涵衍」說法，這是說要個別化一主體的心理內容為何，必定要涉及主體之外的事物或者其他人；主體必須和其他的夠多事物有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係，才能被歸屬特定的(de re 或 de dicto)心理狀態。不過，「夠多的事物」不代表特定的事物。博之思想實驗顯示出某些因素是決定性的，但不代表這些因素是所有心理內容的本質性條件。在這種「預設」或「根據」的意義下，一主體被歸屬特定的命題態度，不代表他能夠在概念上推論出他的心理內容所指涉的相干對象一定存在；主體能先驗地知道他的心理內容為何，但他不能先驗地知道相干的對象是否存在。因此，麥肯錫對「必然根據」一語的詮釋是不合法的，他認為博之會接受命題(B')以及前提(2b)，也是不合理的。

第三節 布朗對博之的批評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麥肯錫的論證沒有忠實的反應博之的外在論立場，因此他主張的不相容論並未成功。然而布朗(Jessica Brown)提出了一個較為嚴謹的論證，為不相容論辯護³⁷。布朗認為，博之的外在論的確暗示了一種從思想到世界的涵衍關係，其前件是『主體具有一思想，而主體並不知道其中一概念 c 的應用

³⁶ 見第二章〈博之的內容外在論〉第四節。

³⁷ Brown, J. (1995),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nti-Individualism and Privileged Access",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以下簡稱'IAPA'。

條件』，而後件則是『此主體處在一個有概念 c 之事例的環境中，或者主體屬於一個擁有 c 的社群』。

博之討論過，『一個人有水的概念這個事實，涵衍了什麼樣的命題』這個問題³⁸。他以思想實驗主張說，一個人可以有水的概念，即便他所身處的世界沒有水，或者他所身處的世界沒有其他人。但是博之否認說，一個人不知道水的相干性質，而他所身處的世界裡既沒有其他人的存在、也沒有水的存在，我們還能認為此人有水的概念。布朗指出，在這些說法中，博之似乎允許在一個既沒有水、又沒有其他人存在的可能世界中，一個人若能建立理論說有一種東西具有 H_2O 的分子結構，那麼我們可以說他有水的概念（因為我們可以藉此區分水概念與雙生水概念的不同）。(IAPA, p.187)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中，一個人也無法知道關於外在世界的資訊。按照博之的觀點，一個人具有水的思想，並不必然涵衍關於環境的命題。

但如果一個人知道外在論，知道概念個別化條件所蘊含的環境因素，而且他先驗地知道自己具有什麼樣的概念，那麼他是否能先驗地知道關於環境的資訊呢？以水概念為例，一個人是否能先驗地知道下列的命題 P 所涵衍的環境資訊呢？

P : 必然地，如果 X 具有包含水概念的思想，而 X 不知道水概念的應用條件，那麼要嘛 X 處在一個包含 H_2O 的環境中，要嘛 X 是一個社群的一份子，這個社群擁有「水」這個字，只應用到當且僅當是水的東西上。

布朗指出，雖然主體可以先驗地知道自己有水概念而且自己不清楚水概念的正確應用條件，但他不能先驗地知道水是 H_2O ，所以我們不能說一主體在知道這種涵衍關係之後，他能夠先驗地知道命題 P 的後件。(IAPA, p.188)但是，布朗認為我們可以形構一個較為形式化的涵衍關係 Q ，而此涵衍句的後件並沒有包括主體不能先驗地知道事情：

³⁸ 我們在第二章第四節討論過這點。博之的文字見 Burge, T.(1982), 'Other Bodies',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pp.155-156.

Q：必然地，如果 X 具有包含自然種類概念 k 的思想，而且並不知道概念 k 的應用條件，那麼要嘛 X 在一個有 k 之示例的環境中，要嘛 X 是一個擁有 k 概念的社群的一份子。

博之是否能接受命題 Q？布朗引述博之對決定內容的外在因素的討論，認為一主體在缺乏關於自然種類概念 k 的科學說明時（因此不知道概念 k 的應用條件），如果(1).主體的環境中沒有該自然種類，與(2).除了主體之外沒有其他人存在，那麼就沒有理由說主體具有概念 k。對比看來，環境中有自然種類的存在，或者主體之外的其他人存在，似乎就是一主體擁有某自然種類概念的必要條件，布朗認為我們可以據此說博之會接受命題 Q。(IAPA, pp.189-190)

除了自然種類概念之外，布朗根據博之的社會外在論，做出如下的分析：「博之對於『(不知道水之本質的) A 不能具有水的思想，除非水或者其他說話者存在』這個主張的論證，似乎也能應用到包含非自然種類概念的思想中。想像一下，A 不知道「沙發」的應用條件。例如，他會肯定且正確地應用到我們稱之為沙發的東西上，但不確定說它是否也能應用到寬大的扶手椅上面。根據博之，如果 A 是一英語說話者社群的一份子，那麼儘管他的無知，他也具有沙發的概念。但如果，與事實相反地，A 是一社群的一份子，但此社群將「沙發」應用到沙發與扶手椅上面，那麼 A 就會有『周發』(chofa)的概念...。現在，想像一下，A 的環境中沒有其他說話者。A 怎能具有包含沙發概念的命題態度呢？因為沙發又不是一個自然種類概念，A 的環境無法幫助他獲得這個概念。又沒有其他的說話者。似乎沒什麼東西會顯示出，他的態度包括沙發的概念而非周發的概念。」(IAPA, p.190)

布朗據此得出說，社群的存在是一個人具有非自然種類概念的必要條件。如此，博之可以接受另一個涵衍關係的命題 R：

R：必然地，如果 X 具有包含非自然種類概念 c 的思想，而 X 不知道 c 的應用條件，那麼 X 是擁有概念 c 之社群的一份子。

但是，O 爲了要使用 Q 與 R 獲得關於世界的先驗知識，必須先驗地知道兩者的前件爲真。然而根據社會外在論的說法，博之主張說一主體可以對一概念的應用條件有所誤解而仍擁有此概念。O 有可能將某一概念（比方說玉的概念³⁹）誤以爲是一自然種類概念，因而不會先驗地知道說 Q 的前件爲真；或者說，要知道 Q 或 R 的前件是否成立，O 總是要從事一項經驗研究才有可能（比方說，調查一下玉的概念是否應用到一自然種類上）。(IAPA, p.191) 布朗承認此點，不過主張說我們可以利用 Q 與 R 的連言，得出一個新的命題 S，而主體可利用 S 獲得關於世界的先驗知識：

S：必然地，如果 X 具有包含概念 c 的思想，而且並不知道 c 的應用條件，那麼要嘛 X 此在一個包含 c 的事例的環境中，而且這種東西是一自然種類，要嘛說 X 是一擁有概念的社群的一份子，無論 c 是否爲自然種類概念。

布朗主張，主體 O 要知道 S 的前件是否成立，只需要知道說他具有某一思想，而且他知道說他不清楚某一概念 c 的應用條件；這兩件事情都是 O 能夠先驗地知道的。給定 O 能先驗地知道 S 的前件爲真，那麼 O 能夠先驗地得知說『他的環境中有自然種類概念 c 的事例存在，或者他是擁有概念 c 之社群的一份子』這個選言命題爲真。(IAPA, p.192) 這樣的情況中與布魯克納所指出的可能性大不相同：布魯克納認爲外在論可以主張，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先驗知識，頂多就只有說『有除了我之外的東西存在』；而布朗所導出的結果卻是，我們能夠先驗地知道關於外在世界的詳細資訊。根據博之的立場，他的確主張我們不能先驗地知道關於外在世界的資訊⁴⁰，如果布朗的論證是健全的，那麼博之的立場就明顯是不一致的。

有人可能會反對布朗說，並非所有人都知道上過哲學課、學過外在論，知道心理狀態與世界之間的涵衍關係，因此，不是任何人都能利用命題 S 而先驗地知道關於世界的資訊。布朗對此批評的回應是，由於博之承認我們對先驗地知道外

³⁹ 「玉」(‘jade’)一般指稱硬玉(jadeite)和軟玉(nephrite)兩種礦物，所以並非自然種類語詞；因而玉概念一般來說也非自然種類概念。

⁴⁰ 見上一節註腳 7 的說明。

在世界的詳細資訊，只要我們能夠從博之的外在論導出『一個人有可能先驗地知道關於外在世界的詳細資訊』，博之的立場就是不一致的。(IAPA, p.190)

第四節 對布朗的回應

布朗真的有顯示出博之的不一致嗎？麥克勞夫林 (Brian McLaughlin) 與泰伊 (Michael Tye)⁴¹指出，根據博之的說法，他們同意說博之可以接受命題Q，而且他們也同意Q與R的連言會蘊含S，而若S成立就會使得博之的立場不一致。(BMCI, pp.209-210)不過他們並不同意博之會接受命題R。

兩人分析布朗得出命題 R 的引文，指出布朗暗中假定了說，思想實驗中的主體 A，在發出 $\rho \vee \neg \rho$ 這個語音時，沒有表達任何的概念。問題是，他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假定。他們指出，在布朗所描繪的沙發思想實驗中，主體 A 具有一個他會「肯定且正確地應用到我們稱之為「沙發」的東西上」的語詞，而既然 A 會正確地應用「沙發」這個語詞，那他就表達了一個沙發概念。布朗告訴我們，在假想的情況中，A 不屬於任何一個語言社群，A「不確定說「沙發」是否能應用到寬大的扶手椅上面」，A 也不知道此概念的應用條件。因此，這就是一個描述說，存在一個可能世界，其中主體 A 具有一個非自然種類的概念，儘管他不知道此概念的應用條件，而且 A 不屬於任何一個語言社群。這顯示出，布朗的例子恰好是命題 R 的一個反例。(BMCI, p.212)

筆者同樣認為還有其他的理由說明布朗的論證是不合理的。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布朗的論證成敗集中是否可由博之的外在論中導出命題 R。布朗似乎將博之的外在論判然劃分為關乎自然種類的物理外在論，以及關於非自然種類的社會外在論，並且主張由於非自然種類的事物無法幫助我們個別化一個人的相干概念，所以後者必然地涵衍語言社群的存在（所以命題 R 成立）。我們要指出，在博之的內容外在論中，並不存在著布朗所做的這種區分。內容外在論最一般的主張是：要個別化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必定要涉及此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這

⁴¹ Brian McLaughlin and Michael Tye (1998), "The Brown-McKinsey Charge of Inconsistency",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以下簡稱'BMCI'。

些事物或許包括了一般的自然種類、或許包括其他人的存在，但不必然是哪一種事物。尤其，在物理外在論中，雖然博之舉出的例子都是像水之類的自然種類事物，但他主要的想法是：要具有關於某物的想法，一定要和某物發生因果關係⁴²。在他所設想的思想實驗中，思想者不知道水的相干應用條件（例如相干的化學結構與性質），在他的環境中沒有任何和水有過因果接觸而擁有水概念的人，但只要有這個世界中有水，而思想者對水具有最基本的真信念（亦即接觸過水，對水具有基本的 *de re* 信念），那麼我們可以憑此線索認定他有水概念，並將水概念與雙生水概念、或其他相干概念區別開來。同樣的，在布朗的思想實驗中，存在著沙發這樣的東西，而思想者 A 能夠將「沙發」這個語詞正確應用在沙發上，並且不確定「沙發」能否應用到其他類似的東西上；根據物理外在論，我們就有理由說 A 有沙發的概念，並能憑此因果關係將 A 的沙發概念定位在沙發上。

有人或許會質疑說，但是這樣能夠將 A 的沙發概念與周發概念區分出來嗎？筆者認為這沒有什麼困難。在布朗的例子中，為什麼 A 可能會具有周發的概念呢？因為 A 處在一個其他人都將「沙發」應用到沙發與寬大扶手椅的社群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中，個別化 A 的周發概念的條件，多了一個語言社群的參數；我們可以藉此確定出 A 在不同的情況中，說到「沙發」時到底在想些什麼。總之，我們能夠看出，雖然博之的思想實驗凸顯出，事物的性質是個別化心理內容的參數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者與某事物的因果接觸才是我們以該事物來個別化思想者心理內容的主要因素。至於該事物是不是一自然種類，似乎並沒有那麼重要。

⁴² 見 Burge, T.(1982), 'Other Bodies',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Y.: M.E. Sharpe, pp.153-154; (1988), 'Individu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p.116